

單騎遠走高飛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四十七

堯樂允我離開哈密

民國卅八年十月三日下午三時，筆者正以哈密區副專員的身份，跟堯樂博士專員密商部署新疆反共游擊總部的當兒，先是接到降將陶峙岳的長途電話，指說中共大軍，今晚到星星峽，明晚要抵哈密。指名要我即時離新遠走，免遭殺身之禍。繼之又接到鮑爾漢的長途電話，證明中共大軍入新屬實無訛。堯專員放下電話機後，就向我發問的說：

「中共大軍明晚要抵哈密之事，證實無訛，那我們該怎麼來應付呢？」

「您老是土生土長新疆維族領袖，尤其是現任民選哈密專員。中共軍雖然明晚就到哈密，但他們人生地不熟；再說哈密是他們入新第一大站，他們爲了在新疆境內順利行軍，還得借重您的聲望與地位，來維持地方治安與秩序。因此在短期三個月內，他們還不會打您的壞主意。專員在三個月內，就可將游擊工作部署就緒。屆時就有力量擺脫共軍的控制，採取自由行動了！然而此時此地，我却無法再爲專員幫忙救命了！」

「我的反共游擊計劃，自始至終，全出你一人之手！你不幫忙，叫誰幫忙？你想一走了之？那怎麼能成呢？」

「專員想要留我現在祇有一途。」

「那一途呢？」

「此刻您老由哈密發出通電，反對中共軍入新！」

「哈密已成四面無援的孤島，我由哈密發出反共通電，發給誰聽？又有何人來響應？何況中共大軍今晚就要壓境！我發反共通電，豈不火上加油嗎？」

「既然如此，您老把我留下，不僅無法幫忙，反而會債事的。如讓我在中共大軍入新前夕，離開哈密，您老就可心無旁騖，一心一意去對付他們，就比較輕鬆多了！」

「那你祇離開哈密縣境，躲到鎮西縣避一下鋒頭好了！俟游擊戰展開時，你好擔任反共游擊總部的參謀長！」

「我一走就得遠走高飛，離開新疆。因我會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多年，全區各縣居民，不論漢、滿、蒙、回、維（吾爾）、哈（薩克）等，所

有各族居民大都認識我。在幾十萬人中，祇要有一人向中共軍檢舉，我的生命就算完了，那還有命留待出任反共總部的參謀長呢？」

因我言之有理，是無法幫忙，不是不願幫忙。堯專員聽畢我的回言後，也就輕輕的點了一下頭，算是允許可以遠走高飛了。因爲從此一別，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會，爲了新疆反共總部的前程，乃作最後的誓言：

「專員一俟展開反共游擊戰時，要以求生存爲原旨，不可以求勝利爲目的。要知新疆已被共產勢力三面所包圍，即使能勝中共，也勝不了俄共。因此展開新疆反共游擊戰的步驟：第一階段，自應由天山區展開，以便就近號召反共武力來歸。第二階段，要南移戰場，轉到崑崙山區，一以保存現有實力；二則便於與西藏政府取得連絡。第三階段，要與西藏政府全力合作。若能集合新（疆）青（海）藏三地武力，組成廿萬反共勁旅，就可確保西藏成爲大陸上，最後一片乾淨國土。屆時我不論在海內海外，都會自動前往西藏去幫忙。」

堯老聽畢我的最後誓言，深以爲是。我在名

義上雖未擔任過一天反共游擊總部的參謀長；但在實際上已盡了參謀長之責。在堯老點頭表示接受我的最後誓言，我也就含着眼淚，向他告別！

議長慨贈遠適川資

當我由哈密專署過返家中後，就向家人說明，中共大軍今晚要到星星峽，明晚就抵哈密城，我們全家必須明日上午遠走高飛，離開新疆，躲此浩劫！當時是寄居在老丈母家中。她們世代居住哈密，都是善良百姓，當然不願走，也不必走。但我的內人嫁雞隨雞，應當跟我一齊走。不意當她聽畢我言後，乃接下就說：

「要走也祇有你一個人走好了！你走爲求生，我走去送死。一個大肚子女人，何能爬山涉水，去出遠門呢？何況家中沒有錢，你那有攜家帶眷，遠適異國的力量呢？」

我的內人是土生土長於哈密的漢族婦女，以上所言全係實情，不僅家中沒有餘錢，尤且身懷六甲，已到臨盆階段。而此次遠走，不僅要橫渡塔里木大戈壁，還要翻越帕米爾的冰山雪嶺。真是前程維艱，困難重重，真不適宜婦孺遠行。最後決定僅讓我一人單騎避難。然而這次避難，不是短期離家，而是遠適異國。路途遙遠，花錢愈多。這筆川資，當時就將我難住。正在我傻眼苦思之際，住在我對街的哈密縣議會李議長，突然登門造訪，一見面就急着說：

「中共大軍今晚就到星星峽，李局長你還不走，要等人家來了，殺你的頭！」
李議長家住哈密老城內（漢城），隔壁就是

電信局。在該局服務人員，大半都是他中小學的同學。因而當堯專員和陶時岳與鮑爾漢先後通完長途電話後，就將內情轉知李議長。李議長獲得此情後，爲了關照我，就趕來我家，要促我乘時乘勢，早離哈密，以躲浩劫！我即時回稱：

「中共大軍入新消息，我已知悉。現在雖想遠離哈密，但因過去毫無積蓄，沒有出走的川資，奈何？」

「祇要你老兄趕快離開哈密就好，至於老兄遠行川資，我可以暗中幫忙！你趕快整理行裝吧！」

李議長說完此話，不再多言，扭頭就走。逕行返回他的家中，悄悄的給我籌助川資。時過半小時，他重到我家，一邊從他的公文包中，取出兩個布包硬捲。一邊接下就說：

「這是我母親多年的積蓄，總數是一百現大洋，送你作遠行程儀，祝你一路順風！我尚有老母在堂，世局雖有大變，也不能遠走，還得繼續留在哈密。從此時起，我不宜再跟你見面了！此刻就算給你送行好了！」

李議長祖籍山西，跟筆者誼屬同鄉。定居哈密已歷數代，歷代都以農商爲業。因經營得法而致富，成爲哈密漢族人的首富，也是哈密漢族人中，少數留俄學生之一。深知共產黨處置敵人，非常殘酷，尤其對警界人員，更是不擇手段，加諸全刑。同時也洞悉我在哈密，雖然擔任過區警局長多年，仍然兩袖清風，一文不名。於今事急，乃挺身而出，慨解義囊，助我遠行，以免遭劫。此種義薄雲天的情意，怎不令我銘感終生，永

難忘懷呢！

手中有了一百現大洋，讓我一人走出新疆，前往印（度）巴（基斯坦）的川資，大致够用。次一問題就是西行的車輛。當時因兵荒馬亂，西北公路局的客運班車，均已停駛；所有商車也很少見到踪影。即時想及前幾天曾爲晉籍同鄉關潔民先生等，幫忙包雇兩輛西行喀什的車輛，如尙留哈未開，當可搭乘此車，最爲方便。與念及此，乃直奔他們的下榻處，也就是哈密商會田會長的商店去探詢。當我一脚踏入該客棧時，首先遇到田會長。他一見我面，就輕言悄語向我探詢的說：

「聽說中共大軍今晚要到星星峽？是謠傳？還真有這麼回事？」

「不是謠傳，全係真事。」

「那麼局長（他仍稱呼舊官職）你還不遠走高飛？豈不是等人家來了來殺頭？」

這是田會長對我的關心話，他深知共產黨對警界人員，決不會輕易放過，遂有此言。我接下就回稱：

「現在來貴店，就是來找車，不知前兩天給山西同鄉包雇的兩輛客車，已否開行？」

「那兩輛包車尙未開行，當可搭乘。不過局長一走，就得遠適異國，你的川資恐有問題呢。」

我雖在哈密區警局擔任局長多年，但在任期間，未曾利用權勢，向商家要過一文錢。他身爲商會會長，當知此情，遂有此問。當時雖有李議長的義贈，但未曾說出，乃接下回稱：

「問題當然有，但時間已迫急，祇好走一步

算一步了！」

「那怎麼能成呢？有人的地方不想辦法，到無人的地方，就無辦法可想？！局長在我店裏稍等一會兒，讓我上街走一趟，好給你籌集一點川資去！」

當田會長手拿公文包出店以後，我就進去找關潔民先生，首先將中共軍西行入新的消息告知他；然後又提出警告；欲想秉節明晨必需西行，否則就沒有時間了！關潔民先生聽畢我言，當然有些緊張，乃接下面就問：

「我們落難哈密這批反共義士，在今夜明晨這段時間內，在安全上有無問題？」

「哈密全區在我出任區警察局長，根本沒有發現過有共諜的案件。現在即使有共諜，由內地潛來，人數自不會多。尤其現在堯樂博士仍任專員，其子堯道宏仍是縣長，警局同仁都係我的舊屬。即使潛來三五共諜，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在哈密橫行。因此大家今晚明晨，在安全上決無問題！」

「共軍就要入新抵此，你老兄如何應付？有何打算？」

「過去原想幫助堯樂博士，組織十萬邊疆游擊隊，跟中俄共作長期游擊戰。刻因中共軍突然入新，此一計劃致無法實現。祇好明晨跟你一起西行，遠出異國了！」

「我原就心我們這批落難人，能否順利走出新疆？因而遲遲不敢西行。如今有了老兄同行，你是老新疆，沿途有事，定可逢凶化吉了。那我就轉告同行人，願走者務必於明晨開車離哈密西行。」

商會會長托鉢化緣

關潔民先生由田會長商棧會客室去後不久。

田會長匆匆由大街上趕回。一見我面就由會客室拉到經理室，在關門閉窗以後，就從他的皮包中，掏出許多小布包，內中包着三、五元不等的硬幣。因我要遠適異國，國內通行的紙幣已沒有用處。而我國的銀元在鄰國還很受歡迎。因此他邊掏邊說：

「這是各商家，為你致贈的程儀；也可說是局長過去對他們，祇有關照沒有打擾的謝意！請你數數共有多少？」

由田會長的口氣，可知他是當了一次老僧，為我沿門托鉢去化緣。當時祇收不計，於今共化了多少緣，他還不知。當我逐枚收點，總數是八十四枚現大洋後，他接又說：

「我再為你添上十六枚，湊成百數，祝你百事順吉！」

現在我有了兩百現大洋，西行出國車輛也已寬妥。逃難出國的兩大問題均告順利解決。當我返回家中，首先跟內人說明西行車輛，業已寬妥，並決定明日一早就起程西行，然後又將田會長義助百元現大洋之事，和盤托出。因為我有了兩百現大洋，再生攜眷出國之心。於是我再舊事重提，希望全家三口一起走。然而吾妻仍不以為然

的說：「你走為求生，我決定贊成；而我走却是去找死。以我的推算，臨盆之期正是進入帕米爾冰

山雪嶺之時。你想在那樣環境生孩子，大人與小孩還能有生命嗎？尤且選給你與同行伙伴們添麻煩，何苦來哉？因此爲了你我雙方保命，你當宜走，我仍宜留！你不必再多言了！」

但因此一分離，就成永訣！於是我再作安排後事的說：

「明晨分袂，就後會無期了！而家中又無積蓄，爲了未來你們母子生活計，你趕快另選佳婿，作再嫁婦人，冀求你們母子生活過得寬裕些，余心安！」

「我既嫁給你，就是李家的人了！何言再嫁？至於維持生活，上有外祖母與母親的維護；下有舅家與姨家的幫忙。在生活上決無問題！希望你放心遠行，不再替我操心了！」

古人云：「生離難過死別！」我這時就嚐到這句話的滋味，真不好受！就此全家在愁雲苦雨中，折騰了一夜。在翌日黎明，就由內弟扛上我的行李，趕到田會長商棧內，裝上西行的車輛上。就在關潔民先生查點人數時，哈密縣警察局戴岱副局長，急步趕來向我送行。乘兩人握手之際，順便遞給我一百銀元券，同時又悄言的說：

「這是全局同仁，臨時湊合，送給局長遠行程儀。雖係紙幣，在省境內總還有些幫助，敬祈晒納，敬祝順風！」

哈密縣警察局是由區警局縮編而成。全局員警除了兼局長堯道宏兄外，都是舊同仁。他們也如李議長、田會長一樣深知我離出任區局長多年，因平時守法守份，一介不苟。急時行囊定空，川資缺缺。然而他們也因守法守份，一時無法去

中籌硬幣，祇好以當時通行全省的銀元券，助作川資。一個公務人員，在急難時能獲得當地議會議長、商會會長，以及警局全體同仁慨解義囊，加以資助，此種情事，在古今中外來說，都是絕無僅有，難能可貴的事。而今竟被我親身經歷。怎能不令我感激無已呢？

在新疆的官場中，一向是迎新不送舊。舊官即平時奉命離職，也常遭百般刁難，何況我已不是哈密現任官員（時任新疆省民政廳警政科長）。於今我要逃難遠走，反而獲得各界自動贊助，怎能不令我感激得熱淚盈眶！

警局同仁湊送程儀

民國卅八年十月四日清晨，我率領着晉籍同鄉，以及其他各省義不帝秦者六十多人，分乘兩輛大卡車，沿南疆公路西行。因受哈密兵變影響，沿途都有兵變情事發生，尤有中共大軍尾隨於後。一步步走遲，就可能成爲階下囚。真是步步荆棘，險象環生。四日晚宿七角井。降將陶峙岳已在該地設卡哨，凡走南疆者就被扣留，尤其是軍人一個也不放行。而我們兩車人，第一在哈密專署，領有行商證明；第二七角井的警察局長，原是區警局的會計主任，區局撤銷後，由我改任他爲七角井警局長。當時的卡哨，是由軍警聯合執行。古人云：「朝裡有人好作官」，就此我們翌日清晨被輕易放行。由七角井再往西行就進入鄯善縣境。駐鄯善的國軍於日前譁變，竟將親俄依共的縣長司馬益殺死，城內秩序甚亂，未便進城。乃改宿於郊區小鎮七各臺。十月六日經火絨

山而夜宿火州（吐魯番）回城。因該縣前任警察局長丁力一兄（現在臺），由甘入新道經哈密時，曾留言新疆局勢如有變化，希隨時連絡，以採取一致行動。於今我要作避秦出國之行，刻已道出火州，理應前往其任處通知一聲。於是在行程甫定以後，逕赴他的居停處，也就在他的老丈人所開設的商店內去拜會。這時正是民國卅八年的中秋夜，他們全家正在擺盤弄碗，要過中秋佳節。於焉我這位不速客，就成爲他們團圓夜的額外上賓。我一面吃喝佳餚美酒，一面說明來意。中共大軍已入新疆，一二日就到此地，我們身爲警界的人，決不宜再留新疆，要丁局長一家三口在行止上早作決定，於明晨隨我西行出國，好躲紅劫！他的岳父母都不願女兒及外孫，去翻山越嶺，冒險犯難。最後決定丁局長一人於明晨隨我西行出國，遠走高飛。

就在離情籠罩丁局長岳家之時，吐魯番回城城防司令李仙鋒營長也正以中秋佳節之名，饗邀其兩位連長（另一連駐防托克遜）在關帝廟裡的營部內，三人歃血爲盟，共襄盛舉，要反對陶峙岳降共的逆命，要跟入新中共軍週旋到底。因而下令全城戒嚴，關閉城門，並禁止過往車輛通行。換句話說，我們西行的兩輛大卡車也被他們扣留了！而我們這兩車上的人，都是爲避秦而西行，於今中共大軍又尾隨於後，我們決不能靜待敵人前來，囚捕我們，非即時西行不可。以同行入中的社會關係，當以我出面交涉爲宜。第一我自入新以來，就在警界服務，尤以出任甘新孔道的哈密區警察局長多年，所有入新國軍，上自軍師

長，下至團營長們，都知道有李郁塘這個人。尤以李仙鋒營長，在軍校十五期入伍時，不僅是同期，而且同隊。其後他升任連長時，曾在河西首府涼州，與新疆重鎮哈密時，都曾晤過面。於今他秉漢節而不降秦，正與我們西行人有志一同，就可會面相商，將我們兩車人放行。因此我臨時製了一張名片，趕到關帝廟內的營部，去拜會他時，他看了名片劈頭就說：

「你這位新疆第一號國特，還敢持上名片會見當地軍事首長，真是膽大包天！」

由李營長這句話的口氣，證明日前陶峙岳跟堯樂博士通電話時，指言將我宣佈爲新疆第一號國特，並下令全省軍警機關通緝捉拿，成爲真實情事。我聽李營長的開口白後，接下就回稱：

「我是親來送上人頭，並附證件。好爲你老兄便於邀功領賞呢！」

我倆別出心裁的寒暄過後，李營長就說：「降將陶峙岳已給老學長，扣上新疆第一號國特的罪名，並且下令全省軍警機關來通緝，你能逃出新疆嗎？」

「這是陶峙岳演給共酋彭德懷與王震二人來看的一幕捉放戲，老兄何必把他認真呢？」

「上級在演戲，下級那知就理，還要當同事的在辦。老兄一路關關過卡，豈不給別人頻增麻煩嗎？」

「因爲你扣了我們的車輛，我才現身來向你求情。你若不扣車，我選不悄悄的過去了嗎？原因一路過關經卡，留的都是假身份證，根本沒有真實姓名登記留號。他們那裏有責任？那來的麻

煩呢？我也就順利走出省境了！」

「怪不得你當上新疆第一號國特，果然有高
人一等的奇招！」

營長武裝護送闖關

在李營長對我挪揄過後，我就開門見山直接
了當的向他提出要求：

「中共軍一半天就要經此，開往迪化。你老
兄既然秉節不屈。將作何打算？最好在你們採
取行動之前，先高抬貴手，讓我們西行出國的兩
輛逃難車，即時離境西行！」

「我準備進入天山區內打游擊，祇有一天的
準備。今晚就以武力護送你們通過托克遜。」

七日晚飯過後，李營長果然下令西行。他所
率的兩連步兵，經過一天的改裝，完全變成騎兵
，以便今後進入山區好過游擊生活。當時的行程
序列，以第一連作開路先鋒，第二連殿後作掩
護武力。將我們所乘的兩輛大卡車夾在其中，真
的以武力護送我們離開火州吐城。逕向西鄉托克
遜城進發。按托克遜原係吐縣的一鄉，一因該鄉
地面遼闊，二因人口也不少；三因位於南疆要道
，做有漢回二城，歷代都派駐軍固守。在盛世才
主政末年時，改為設治局，及吳忠信主政後，提
升為縣治。兩縣城的距離僅有廿五公里。以騎兵
行程計，需時三四小時。汽車爲了配合騎兵，也
就走走停停，行程非常的慢。當我們午夜進抵該
城時。城門緊閉，不讓通行。尤且城門頂上加強
了崗位。

在李仙鋒想來，托克遜原係他的防地，僅由

其副營長兼連長駐防該地。原意正副營長在托城
相會後，合其全營兵力，佔據托縣山區爲游擊根
據地，就可與中共軍展開長期週旋。巨料其副營
長，此時此地，已接受了陶峙岳的逆命，要截堵
李仙鋒趕義入山計劃。致我們一到此地，就路斷
難行。於是正副營長，城下城上展開舌戰。無如
二人，竟成火水，難予縫合。在僵持了一個鐘頭
以後，其副營長已收到團部派兵追緝的來電，要
他繞回同城進入漢城內去休息。這時天已黎明，
大家在車上整整坐了一夜，正想下車伸腿，張
張臂，或者方便一下；正想下車之時，由吐城團
部派出的大隊追兵，就趕到托縣漢城。雙方立即
開火，均以重機槍互射。槍彈就在我們的頭頂上
滿天飛。好在我們逃難的兩車人，都還未下車，
即時就促司機開車向西行。原是維護我們的殿後
機槍車，一聞密集的槍聲就往前跑，因城內街道
很狹，兩車並行，已感困難。因殿後兵車想超車

，以躲追兵，致將同車乘客呂西墨女士的小腳，
被兩車攔擠了一下，致發生傷人車禍。但因在戰
場，無時施救，僅由卡車上移到司機駕駛傍，就又
開車急行，始脫離戰場。當車抵城西廿里舖時。
我再當面李營長要求，讓我們沒有作戰能力的
兩輛逃難車，先行一步。來減輕他們的負擔，好全
力來應付來人。李營長因我言之成理，當即允准
。我們兩車始又相率西行。不意就此一別，竟成
永訣。當是日晚，我們車抵托縣西境要口，庫來
什小村時，該地警察所，接到縣城電話，說是李
營長終被團部追兵，包圍於廿里舖。他既不忍自
家兄弟們作火拼；又不願違背他起義時的誓言，
最後竟舉槍自殺成仁。燕趙每多慷慨悲歌之士。
於今李仙鋒又作後續人（李是河北人）。我們兩
車逃難人，聞得此情後，無不爲這位遠道邊陲，
捍衛國土，誓死反共抗俄，終於殺身成仁，捨生
取義的李營長，致無上敬意！（未完待續）

郵政「存款匯票（入戶信匯）」省時。省事。安全，請多利用！

*「存款匯票」係將匯款直接匯存受款人在郵局開立的存簿儲金帳戶，既安全可靠，又更迅速簡便。

*匯款時請在匯票請購單受款人姓名地址欄寫明，存入某某郵局第 號某某存簿儲金帳戶，並填寫一張受款人儲金帳戶之存款單。匯款郵局當日就會將匯票直接寄給兌款郵局，存入受款人的儲金帳戶內計息，免去你自己寄匯票的麻煩。另填一張「存款匯票通知單」交匯款郵局寄給受款人。

*受款人既不必簽收掛號信，也不必趕着去郵局領取匯款，等要用錢的時候，隨時都可以去提款並補登儲金簿。

*匯款人再也不必擔心掛號信或匯票失落被人冒領了。

*受款人如果還沒有郵政存簿儲金帳戶，請即向附近郵局開立。手續簡便，新臺幣拾元以上便可開戶，但不要忘记攜帶身分證和印鑑用的印章。然後把立帳郵局名稱、帳號和戶名告訴匯款人。